

大学文苑

巴黎的梦与回声

□游华锐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高等实践
学院2025级博士生

持灯的人

□何沐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一(4)班

初至巴黎，最让我着迷的，是那排排金色屋顶与奥斯曼式的立面。街道笔直，石灰色的外墙在秋阳下泛着淡淡的光。

不同于东亚城市的高楼林立，巴黎似乎并不急于向上，而是沉醉于过去的辉煌。每一块石板、每一处铁艺阳台，都在宣示着时间的耐心。在这座城市里，怀旧仿佛是一种空气，是让人每一口呼吸都会感受到的情绪。

我常常独自走过一条又一条安静的林荫路。偶然转过一个街角，看到周恩来曾经居住过的旧楼。那是一栋不起眼的公寓，石墙略显斑驳，窗台上嵌着一块铜牌，字迹被岁月磨得发暗。我停下脚步，看了很久。风从街口吹来，拂动铜牌的边角，发出轻微声响。那声音不大，却在提醒着我什么。我忽然想到，一个世纪前，也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曾在这片异国街区抬头看着同样的一片天空。或许，他也在沉默中学习、在孤独中思索。那一刻，我没有生出激动的敬意，只感到一种安静的连接。

不知为何，我忽然想起电影《午夜巴黎》。片中那位对文学充满热情的青年，在每个午夜都会遇见不同时代的作家与艺术家。他在梦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与不同的灵魂对话。

我并不羡慕那样的奇遇。我只是想，如果真有那样的午夜，我又会遇见谁？也许只是某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在雨雾中与我擦肩而过。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只剩街灯的微光，在湿润的石板上延伸出时间的余温。想到这里，我竟生出一种温柔的幻觉。这座城市似乎也为来自中国的学子，留出了一份私密的遐想。

巴黎的夜色湿润，灯光在雨雾中摇曳，街道铺着浅浅的、并不耀眼的月光。

渐渐地，留学生活在这里的节奏中开始变得娴熟。我学会了在地铁的嘈杂中保持安静，也学会了在街头包房前等待那句例行的“Bonjour”。巴黎给人的感觉，是礼貌的，也是疏离的。我会被陌生人一个不经意的微笑打动，会为小孩莫名的注视而发笑，也会被一个热情走过来与我击掌的男孩而感动。这些瞬间真实而具体，像从阴天的缝隙里落下的光。只是它们经常稍纵即逝——语言与文化的间隙总会让人们保持着一种柔软而不可逾越的距离。大家都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彼此尊重，却不靠近。

但我想，这或许正是巴黎独特的魅力。它用一种温和的疏离，逼着你面对自己。在这样的城市里，你似乎不必解释，也无需迎合。没人对你过分好奇，也没人会评判你。巴黎仿佛在轻声说：你可以是任何样子。这种自由，不是喧嚣的释放，而是一种深沉的、安静的自由。它会告诉你，你得学会与孤独共处，学会倾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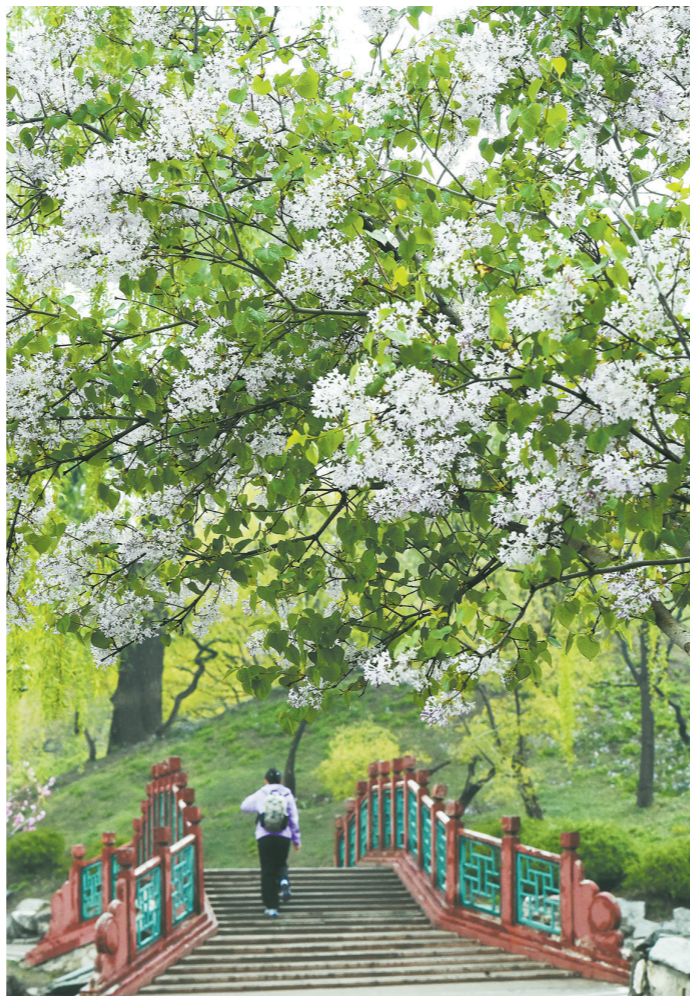
夜幕降临时，这份自由会变得更为深邃。灯火一盏盏亮起，街角的面包店关了门，地铁的轰鸣像远处的潮声。窗外的城市，像是一张沉默的面孔，让你只想安静地滑入梦中。而我的梦境总是模糊的，有时像一面镜子，我看见自己行走其中，甚至有点扭曲。比如某夜，我在梦里被指控为一名罪犯，一位老妇人声音低沉而坚定：“你做过的，只是忘了。”起初我嘲笑她的荒谬，然而梦有一种诡

异的力量，它让荒谬渐渐变得合理。我便一边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一边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在记忆的废墟中搜寻不存在的证据，像是在找一枚遗失的指纹。

当我醒来时，窗外的巴黎格外安静，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尘埃的甜味。这种安静让我安心，也让我不安，因为它太像梦的延续。在这种恍惚中再次入睡时，那位老妇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她的声音变得温柔，带着令人信服的怜悯：“你别骗自己了。”于是我就在梦与清醒之间徘徊，那是一

种可怕的循环，也有一种奇妙的熟悉感。有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个逼我认罪的妇人，也许正是我自己；那个犹豫、逃避、不敢直视真实的我。我坐起身，心中忽然有一种欣喜：原来在巴黎的孤独里，我更能找到一种存在的证明。白日里，巴黎教我如何与世界保持距离；夜色中，巴黎让我重新找到自己。巴黎从不热烈，却以一种更深的方式触碰人心。在这片孤独、疏离的土壤上，无数的思想与艺术才会因此得以生长。

孤独，是巴黎赐予旅人的礼物。



踏青正当时
图 新华社

我家有两位持灯的人。一个在写字楼里，守着几千人的生计，他是我的父亲；一个在商场和会议室之间，丈量每一双鞋要走的路，她是我的母亲。以前我不懂他们的灯为谁而亮，直到这个寒假，我才看清光从何来。

父亲的办公室在999总部，名片上印着“部门总经理”。但在我记忆里，他只是个永远在看手机的人。走路看，吃饭看，看电视时也看……我曾为此生过气。

那天周六，他说要去加班，问我要不要跟去看看。我跟着去了。他的办公室不大，桌上堆满文件，电脑旁立着一个相框，是我小学时的毕业照，缺了门牙，笑得没心没肺。他说：“今天正好有个面试，你可以旁观。”当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着五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硕士，学校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过。父亲提前给他们出了课题，现在他们要来陈述自己的方案。父亲坐在长桌一端，听他们轮流讲。有人讲得流利，有人明显紧张得手心冒汗。父亲认真听着，偶尔也会提问，声音不大，但每问必在要害上。

第一个讲完，他问：“你这个方案，如果预算砍掉一半，怎么做？”第二个讲完，他问：“数据来源是什么？怎么验证它的真实性？”第三个卡住了，站在台上愣了好几秒。父亲没催，只是看着他，等他缓过来。

全部讲完，五个人出去等候。父亲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想了很久，才在打分表上写字。“爸，你考这些干嘛？”我问。“招一个人进来，他要跟我们一起去很多年，”他说，“我要看的是他们遇到问题时怎么想、卡住时怎么扛。”

面试结束后，我们回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泡了杯茶，突然问我：“看了这一上午，你有什么感受？”我想了想，说：“感觉他们都很厉害，但那个卡住的人好像……”“为什么觉得他惨？”他站在那愣了半天，多尴尬啊。”父亲笑了，摇摇头：“你知道我给他打了第几名吗？”我摇头。“第二名。”他说，“他后面讲得不错，卡住是因为太想做好了。我要的不是不会犯错的人，是犯错之后能接住自己的人。”

我没说话，但好像懂了一点。中午去食堂，一个穿工服的男子凑上来：

“何总，上次那个补助批了吗？”“快了，下周到账。”父亲拍拍他的肩膀。我偷偷问那是谁。父亲说：“车间工人，儿子考上大学，帮他申请了补助。”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下午开完会，晚上六点多我们离开大楼。车里很静，他又问了一遍：“今天有什么感受？”我看着窗外，说：“原来你每天干的，都是这些事。”“什么事？”“决定别人能不能留下，帮别人申请补助，听那么多人讲话……”他没接话，只是笑了笑。

母亲是另一种忙法。她是品牌运营总监，管鞋子的开发、销售、开店。但在我印象里，她是一个永远在打电话的人。

那天母亲说要去看新店装修，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跟着去了。上车她就开始工作，一会儿问消防过了没有，一会儿说灯光再调亮一点。手机就没从耳边拿下来过。到新店时，里面正在施工，母亲戴上安全帽往里走。她在一个灯下站住，仰头看了很久，然后招手叫来工头。“这个灯不行，换掉。”工头一愣：“这灯是按图纸装的……”“图纸我签的，但装出来效果不对。”她指着地上的鞋样，“光打上去，鞋面发灰。顾客看一眼就走了。合适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人拿起鞋来。”工头犹豫。她却没商量的余地：“工期往后推一天，灯换了再开。”

从店里出来，她又赶回公司开会。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母亲坐主位，听设计讲图、听开发讲材料。有人提议换便宜的材料控制成本。她摇头：“不妥协。品质是底线，动了就回不来。”散会后，一个年轻女孩凑过来：“姐，那个材料我再去磨一磨。”“嗯，辛苦了。”她拍拍那女孩的胳膊。那个动作，和父亲拍车间工人的动作，一模一样。

晚上回家，她靠在座椅上，闭着眼，手机还握在手里。我忽然想起白天店里那些鞋——它们安静地陈列着，没有人知道，有一双手曾在它们背后，为了一盏灯、一块材料，和人争过、等过、熬过。

他们都是持灯的人。灯不在高处，在那些具体的、琐碎的较真里，在一道面试题里，在一个卡住的人面前那片刻的等待里，在一盏灯的色温里。

我穿着母亲操盘的鞋，用着父亲公司卖的药，走着自己的路。

而他们，就站在路的两旁，手里提着灯。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
来稿请投邮箱：hdjs@ycwb.com。
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

2026年AI眼镜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如果发现AI眼镜在偷窥，你还会用吗？

□克利斯汀

新品或如雨后春笋

最近，由马克·扎克伯格创立的Meta互联网科技公司又推出一款新型AI眼镜，主打面向户外配镜用户，并宣称2026年计划将相应AI眼镜产能翻倍至2000万副，全面带动供应链的成本下探。行业内其实早已竞争激烈，谷歌、苹果、小米等都各有部署，苹果公司也宣布明年会推出首款AI眼镜。

中国是AI眼镜的“大户”。从国际市场调研公司Omdia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AI眼镜出货量将达到870万副，其中，中国市场便占全球AI眼镜市场10.9%的份额，出货量接近100万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至2026年，中国市场预计达120万副。另一数据平台IDC的数据更为乐观：2026年全球AI眼镜市场出货量将达2267.1万副，同比增长56.3%；中国市场出货量预计450.8万副，同比增长77.7%。且增长主要集中在音频、视频拍摄眼镜及AR/ER眼镜领域。

当然，中国在智能眼镜核心供应链环节也有出色表现。根据美银证券报告，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80%的厂商都来自中国。今年1月，我国光峰科技公司面向全球重磅推出的“蜻蜓C1”——全球首款支持“一拖二”架构的全彩LoCoS AR光机，作为AI眼镜的重要构件之一，不仅从本质上解决了传统双光机方案成本高、体积大、功耗高的行业通病，还将单目体积极致压缩，彻底打破光机体积对AI眼镜整机设计的束缚，已成为AI眼镜产业链伙伴实现差异化突围的核心利器。



AI生成图片

扎克伯格曾在公开演讲时称，随着AI(人工智能)与可穿戴设备的融合，AI眼镜将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主要计算平台”，并最终取代传统眼镜。如今，在技术成熟、供应链完善与巨头入局等条件推动下，AI眼镜的全球市场迅速进入了爆发期。根据某权威数据平台统计，2025年全球AI眼镜的出货量已达870万副，同比暴增322%，2026年全球AI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1000万副。

但如果发现你随时都贴身使用的眼镜无时无刻不在偷窥你的隐私，你还会使用它吗？

科技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市场爆发，各款新型AI眼镜或还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按扎克伯格所说，将来几乎所有的眼镜都将自带AI系统，以目前全球传统眼镜的年销量约达15亿副的数量来看，AI眼镜市场确实前景可观。而且它的功能日益强大，将可能满足办公、导航、娱乐等不同场景的各种需求，最终成为其他AI装备的替代品。难怪Meta公司近年已投入超百亿美元布局AI基础设施、高薪招揽顶尖人才，全面出击AI眼镜市场。近日他们还发布了自主研发大模型Muse Spark，计划在未来几周便接入社交平台与AI眼镜，积极强化相应产品的购物、实景识别、多模态交互能力。

高速发展背后安全风险凸显

不过，最近也有不少关于AI眼镜高速发展背后的安全风险问题被披露。

2025年4月起，Meta公司曾将旗下AI眼镜的隐私政策进行修改：不关闭“Hey Meta”的语音功能，AI会持续分析摄像头画面，因此用户将无法完全禁用该功能。这意味着，AI眼镜的工作时间或许不由用户掌握。近日更有媒体调查直指雷朋AI眼镜将收集到的视频、音频等数据外包给其他公司审核，从而带来大量隐私内容可能外泄的风险。相关报道中指出，该外包过程用户及身边人员并不知情且无法退出数据共享，因此事件已触发监管部门调查并被提起诉讼，有消费者指控Meta虚假宣传、侵犯隐私。甚至有隐私安全专家指出，处在AI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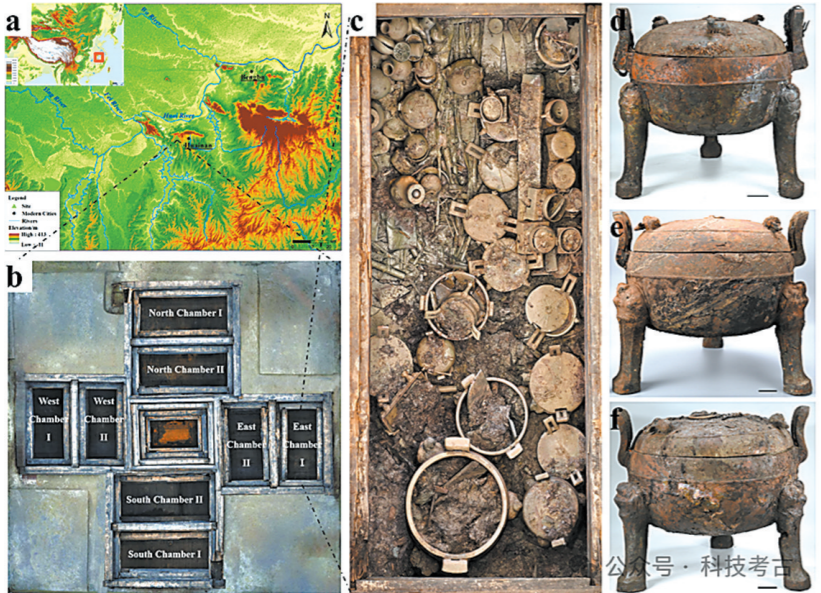
镜“监控”下的可能并不只是用户本人，还包括其身边的人及环境信息等，这可能已有“间谍”嫌疑。

尽管Meta已回应称，已采取数据过滤与隐私保护措施，但仍未能彻底平息争议。毕竟，如果你知道自己随时贴身使用的眼镜可能也在随时随地“偷窥”你的一举一动，你肯定会为此大感不安。AI眼镜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为此，多国监管机构已开始持续关注包括AI眼镜在内的各种AI数据的安全问题。

欧盟制定的《人工智能法案》(简称AI法案)于2024年8月1日正式生效，2025年8月还更新了该法案中有关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务用途的相关条款。法案中明确指出，将带人脸识别、实时监测的AI眼镜列为最高风险级，生物数据必须由本地或欧盟处理，禁止随意跨境传输；美国也有法院规定，全面禁止智能眼镜进入法院，违者可能被逮捕；早在2025年2月，中国信通院在启动AI眼镜专项测试时也指出，行业正“野蛮生长”，亟须制定相关标准，并于同年发布AI眼镜标准体系框架。2026年该标准体系已细化为总体技术要求、影像性能、智能语音交互、个人信息保护四项关键标准草案。近日，深圳市AI眼镜产业联盟还连续举办两场行业会议，联合中国信通院泰尔实验室及乐奇、千问、雷鸟、荣耀、立讯精密、瑞声声学、博士眼镜、影目、莫界等20余家产业链企业，分阶段推进AI眼镜系列标准制定，计划在全国率先发布团体标准。

未来，AI技术普惠与合规发展应当成为AI眼镜赛道的核心命题。



武王墩一号墓的地理位置、结构及东一室出土的青铜鼎

楚考烈王墓里发现迄今最早的龙涎香使用痕迹

作为一种名贵香料，龙涎香一直因其独特的生成机制和稀缺性而备受瞩目，与沉香、檀香、麝香并列为“四大名香”。它其实是生活在深海的抹香鲸肠道内形成的一种特殊蜡状物质。但人们什么时候发现这种物质并将它作为香料使用，一直都没有具体考据。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齐彬杰、杨益民)、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张治国、宋佳航)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玲)等单位合作，以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青铜鼎内土样为对象，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对21件青铜鼎内沉积物及环境对照土壤样本进行了分析。他们在四件青铜器中检测到了龙涎香的特征化学成分，这为龙涎香的使用提供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分子证据。

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流期刊(npj Heritage Science)上。

研究报告中提到，武王墩一号墓(公元前3世纪晚期)东一室出土的21件带盖青铜鼎内部沉积物可能保存了容器原始盛放物质的有机成分。在排除墓葬环境干扰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在编号为88、132、133和136的四件青铜鼎残留物中，都检测到了龙涎香的关键生物标志物——龙涎香醇，并同时伴有相关龙涎香已知构成成分。对照样本并结合各方文献对比，研究人员排除了这些化合物来自环境污染或其他非抹香鲸来源的可能性。由此，证明了古代龙涎香的使用并不只是在西方和中东地区，中国古代楚国的高等贵族也曾使用过这种罕见的海洋香料龙涎香，时间甚至比之前的相关记录都早。

这些发现为探讨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贵族的物质文化、丧葬仪式以及古代跨区域的珍稀资源贸易提供了全新的分子考古学视角与重要实物资料。

文/图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